



马叶村琐记

◎徐光海

我的老家离马叶村有二十多公里，小时候就听大人说，每年农历十月廿六马叶交流会，非常热闹的。2006 年 6 月，我调到詹家镇政府工作，才结识了马叶村。

马叶村位于县城以西约十二公里，属詹家镇管辖，东与姜家村交界，南、西分别与衢江区的高湖村、坎高村毗邻，北临衢江，与小南海镇双潭村隔江相望。作为一个村庄的存在，马叶村历史悠久，距今已有近 1000 年了。

马叶村因马、叶二姓族人聚居而得名。民国《龙游县志·氏族考》载：“马氏亦吾县旧族也，天驷以前不可考。范坦一族，则天驷同祖弟天骥，仕宋为迪功郎，始卜居今里为其始祖。时与同里叶宝比邻相契，其后子孙繁衍互通婚姻，人号其村马叶云。”历史上马叶村曾一分为二，有马一村、马二村，两个村仅一街之隔，分属衢县、龙游县管辖，因此有“龙游人演戏衢县人看”的说法。

进入马叶村，村口有一棵 700 多年的香樟，它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注视着来来往来的村民。沿着村内一条溪滩石头铺就的古街，迄今还可看到保存基本完好的清代民国时期遗存的古民居，虽然墙体有点歪斜、墙皮脱落，但仍能分

辨出那是典型的徽派风格的建筑：从远处便可看见层层叠叠的马头墙，跨入大门后的天井、冬瓜状的大梁、雕刻精致的牛腿，等等。一户门上有匾“君子攸处”，系余绍宋先生当年应马叶朋友所邀，来马叶庙会看戏后，临别时为该屋原主人所题。

马叶村最著名的建筑应是进士厅和马氏宗祠。进士厅系叶仕魁故居。叶仕魁，字子先，号朗薇，崇祯九年丙子岁（1636 年）中浙江乡榜，崇祯十三年庚辰岁（1640 年）春闱二甲二十三名，曾任江西南昌府进贤县知县，南昌府礼部仪制司主事。叶仕魁中进士后，马叶北门建有进士坊，而以树德厅为进士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一面墙体倒塌而被拆除。其父叶有芳，字蕙宝，诰封文林郎，曾任钦差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金都御史。马氏宗祠现已迁建在鸡鸣山龙游民居苑内，宗祠内原有戏台一座，余绍宋先生当年撰有楹联，颇有意味：“满场都是闲人，袖手旁观，看戏不知做戏苦；凡事终须结局，从头演起，上台容易下台难。”另外一联：“前者欢迎后出席，此番唱罢彼登场”，两联既包含着对梨园弟子辛勤劳动的体恤之情，又蕴含着世态和人生哲理。

历史上马叶交流会颇负盛名。据当地长者介绍，南宋年间，马叶人将农历十月廿六这一天定为祭祖日，届时家家户户杀鸡宰羊、蒸发糕、做葱花馒头，像迎接过年一样忙碌。相传，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乘船经过马叶时恰逢十月廿六庙会，街上行人摩肩接踵，各个摊位上的货物琳琅满目，唱戏耍猴的、算命看病的各行各业的人汇聚，好一派热闹的景象。乾隆好奇，微服私访，问明成因，随后令县官将马叶庙会的情况报送朝廷，还在村内的一座观音寺烧了几柱高香。乾隆回京都后，颁下一道圣旨：“马叶庙会、欢庆三天”，从此马叶庙会便由原来的一日祭祖改为三天的庙会，一直沿袭至今。说来也怪，自从皇上到过马叶后，龙游及邻近的衢县（旧称西安县）一带，一直风调雨顺，庄稼连年丰收，老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为了感恩皇上，马叶人便将观音寺改名为灵显寺。村内先后建起了马家厅、叶家厅、六凤厅、桂花厅、孝厅等九厅，还挖了十三口水井。据说，文武官员经过马叶时，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之规矩。在詹家镇工作期间，有次下村，我还听过这么一则故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某上海知青下放到马叶

村，报到当日正值农历十月廿六，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他便在第三天晚上给父母写信，告知父母，马叶村和南京路一样热闹，请父母放心，云云。结果，信还在路上，第四天交流会散去，马叶村恢复了往日的冷清，上海知青的心也顿时冷了。此事成为当地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

马叶还有红色故事。解放前，方杨生、汪鸿才等三人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解放初期，一批热血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到保家卫国行列，叶贤亮在参加江山县（现为江山市）剿匪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夏永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捐躯。

马叶烤饼和馄饨是当地的两大美食。烤饼也叫烧饼，因饼要贴在炭炉壁上烘烤，所以叫烤饼更为恰当。烤饼以白面、葱花、猪肉为原料，并按顾客爱好加入霉干菜、榨菜等。将葱花、猪肉包进白面，封口后用手掌将面团压平约三、四毫米的厚度，然后贴在特制的炭炉壁上烘烤，当面团转至金黄色、香味飘溢时即可出炉食用。马叶馄饨有百年历史，传至马小明，已是第五代了。如今，马小明的馄饨店已开到龙游县城去了。

走过长生桥

◎赵春媚

长生桥村是隐在深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如今红成了一个传奇，尤其在每年的七月会迎来一批又一批游客。游客们穿着红军服、戴着红军帽，尝一尝蒲包饭，为的是重寻那炮火纷飞的岁月，脚下的一块块石头似乎还在轻诉年岁久远的故事。

长生桥的出名就是因为这一块块石头，由它们连接而成的一条蜿蜒的红军路无声无息地蔓延。山路错落却又坚硬，前半路在梯田间，两边没有遮阴的大树，后半路在幽幽的山林里。

石板路历经了岁月的磨砺，每一处曾经的尖利现在的圆润包含了历史的厚重，千百年来多少脚步在上面匆匆踏过，以致于每一个石阶都变得光滑无比。或许革命诗人曾在这里踟躅独行，低吟浅唱；或许红军战士们在这里风雨兼程；或许送别红军、依依不舍时还留下了动人的故事……

路边一处处老屋斑驳的墙壁上还保留有红军留下的大字，似乎在提醒人们不忘那段艰辛的历史。这些泥砖墙泛出一股古旧的气息，在黑黑的门洞里还有一两位满头银丝的老人倚靠在灰褐的木头门廊下，那满脸的褶皱、微含笑意的眼神仿佛还沉浸在上个世纪的某一段情节里，连带着这幽幽石板路似乎也传达出历史的气息，如今的人们留在青石板路上的铿锵之声，便是敲击在某个年代的沉重回响。

一路拾阶而上，在新建的几个观景台上可以领略长生桥村的整体面貌。

如果是晴天，站在观景台上就能够清晰地望见层层梯田仿佛孕育着无限的希望。路两旁是开得热闹的花，每一朵花随风摇曳，笑得那么灿烂。

如果是雨天，漫天弥漫的则是缥缈的云烟，让长生桥多了神秘。浓雾缠绕在青山绿水间，如梦如幻，胜似人间仙境，让人不由恍惚而起“云深不知处”“今夕是何年”之感。雨水还把整条石子路滋润得油亮发光，走在原本就光滑的石面上须是小心翼翼的，却也别有一番滋味。

走过长生桥，脚步会不由自主地放慢。或许这村子的“长生”之意便是要让人们放下红尘的功利追逐，收获了些许静默的心情，些许感恩的思考。

粽子的味道

◎陈倩

今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已经过去了，那飘着清香的粽子却依然令人生津。

我家在北乡模环，我觉得模环的粽子最好吃。对于吃粽子，南方和北方是有区别的，各有趣味。

南咸北甜

端午这天，粽子先生终于鼓起勇气跟暗恋已久的红枣小姐告白。粽子先生说：“红枣小姐，我爱你。你看，我的心里都是你。”

红枣小姐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不好意思，我们不合适。”她说，“你是‘咸党’。”

北方人一直深信“甜粽子才是正统”，他们从小吃到大都是蜜枣粽子蘸白糖，甜蜜蜜，而对于肉粽简直是忍无可忍。生活在江南的南方人坚信“咸粽子才是正道”，特别是龙游人觉得外面裹着一层黄豆酱的芋头肉粽才是粽子标配。

龙游人嗜辣，粽以辣闻名，制作讲究，工艺亦繁琐。芋头鲜香咸，口味极独特，煮熟后食之，刺激满味蕾。

竹竿舞

◎祝敏成

暮色里，篝火旁

寡言之人应学会观赏

如西风来自阡陌，聆听

竹竿敲响，劫尽曾游离的碎片

高蹈与烈焰同时传递艰辛与喜悦

跳跃的脚步，灵动的身姿

一如泥土做成鸟的歌

点燃的光影声色都已赤裸

等待的还有另两种组合



溪底社亲水游

◎姚雁丰

充耳尽言溪底社，追尘随踵也相谋。
青瓜架下呼风起，转角巷边信步游。
浑怕桥斜抛水面，还催舟急逐波头。
何消登阁争明月，此处偏宜作逗留。